焦氏筆乘

焦氏筆乘續集卷一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讀論語

孔子言默而識之非默於口也默於心也默於心者言思路斷心行處滅而豁然有契焉以無情契之也以無情契之猶其以無言契之也故命之曰默夫有所學則厭默識以爲學學不厭矣有所誨則倦默識以爲誨誨不倦矣有非默也故曰何有

於我哉雖然眞能默識者卽有亦未嘗不無此又
未易以有無論也
空空如者孔子也庶乎屢空者顏子也屢空則有
不空矣蓋其信解雖深不無微心之起也有微心
之起卽覺而歸於空顏子之不遠復也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善非其動於躬也自
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則
力少而功倍老子曰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
易散顏氏散之於微者也故曰其殆庶幾

聖人君子善人有恒者人之品也性之在人不以品而異者其恒也性有恒而人之造性有至與不至所謂性者亡也虛也約也性非亡虛約所可名而舍之無以名性則曰亡虛約云爾世不知妙其亡而實之以爲有不知妙其虛而增之以爲盈不知妙其約而炫之以爲泰此其所以離於性也離於性而欲以之聖難已雖然彼雖離於性而性之亡虛約自若也彼自不知耳

仕與學一理也而未達者二之未能自得於心耳

不知仕而優卽爲學毋離仕而求學也學而優卽爲仕毋離學而求仕也優者無困於心而自得之之謂

耿在倫先生曰子游言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以本末爲二也子夏言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知本末之一也觀草木之根杪不當離末而求本則君子之教人可舍事而談理哉然曰有始有卒是猶二之也二之非聖人也聖人者無本末無先

後無始終如環之中以游於無窮

李漸菴先生曰未悟無生則死生在前不能無怖臨深履薄有戰兢之心皆怖也心怖於中斯手足無所措於外曾子一唯之後生死了然矣故啓手啓足暇豫從容無異平日豈以怛化爲心哉其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者無怖心也無怖心者無生死也

曾晳之志似虛而實三子之志似實而虛有勇知方足民小相皆實用也而不能無待待之未至則

我之目前皆成空闊矣曾晳者莫春卽可樂不擇時也童冠卽可與不擇人也浴沂風雩卽可爲不擇地也彼豈有所待哉此三子之虛不如曾晳之實也曰夫子云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晳何以不對其問也曰此正所以對之也蓋以謂如有知我者執此以往耳而以爲不對其問者不知學術卽經綸也不知學術卽經綸故世之言理者率秦以來之吏事而聖門之作用隱矣

孔子言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

哉又言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學也誨人也事父兄公卿與勉喪事謹酒德也皆聖人日用之常因物付物之應迹耳而其心則一無有也古先生書云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菩提令孔子而有少法可得何以爲默識耶

汪伯玉司馬問余曰孔子自志學至縱心十年一進也孔子年踰七十亦更進於縱心乎余曰非孔子之能進孔子之能舍也六十則舍知命矣七十

則舍耳順矣孔子而未嘗真也安知不舍縱心乎故始之所是卒而非之孔子所以與年而化也蒙莊旦暮遇之矣

君子思不出其位易艮之象詞曾子嘗稱引之以示人也不出其位卽易言止其所也人性自止而役於思者不知其止或惡思之役也又欲廢而絀之皆妄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蓋目動於色耳動於聲用而常止者惟背爲然夫身之五臟繫於背百骸九竅之榮衛背爲

之輸其用大矣而謂之止者用而無用也視不以目而以背則視而無視視常止矣聽不以耳而以背則聽而無聽聽常止矣所謂不獲其身也視而無視則視不見色聽而無聽則聽不聞聲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有身而不獲多其人而不見是當念而寂非離念而寂也離念而求寂則思廢墮體絀聽者也謂之斷見當念而不寂則位離憧憧往來者也謂之常見常應常靜而泊然棲乎性宅此則非斷非常唯君子能之

此信果也必之則小人不必之則大人故學惡夫必也

道無高堅前後也而見爲高堅前後老子所謂前識也夫博文約禮顏子之體諸我也而我之未竭故前識生焉曰欲罷不能猶有力可用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也巳猶有象可從未竭也竭不竭止不止矣故曰惜乎未見其止

孔子自顏子而下意屬子貢子貢不能領也不知命本空空而索之多聞多見如貨殖者然卽不無

千慮一中中以億𢒉射覆者之方矣

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李嘉謀曰多學之爲病者繇不知一也苟知其一則仁義不相反忠孝不相違剛柔不相悖曲直不相害動靜不相亂語默不相反如是則多即一也一即多也物不異道道不異物精亦粗粗亦精故曰通於一萬事畢

孔子言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其言

異矣要之知卽無知語非氷炭蓋知體虛玄泯絕無寄居言思之地非言所及處智解之中非解所到故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此非空空何以狀之故子思謂之不睹不聞又謂之無聲無臭

曾子少孔子五十三歲羣弟子之最少者也孔子晚年得之了此大事一貫之唯口耳俱喪豈涉生死之流歟迨門人問之輙舉忠恕以對不動目前全成正覺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孔氏頓門也欲卽是仁非欲外更有仁欲卽是至非欲外更有至當體而空觸事成覺非頓門而何

孔言一貫老言得一學者以一爲至矣不知實無所謂一蓋因萬有一萬廢一亡子瞻衆妙堂記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子瞻殆性與道會者也

世以出離生死之說創於西極之化人而實非也

孔子不云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曰未知生焉知死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是時貝葉未播洛陽葦航未過建業也而語相懸合如此學者有會於孔子之言則化人之書亦思過半矣問何謂原始反終曰原始則知無始矣反終則知無終矣無始無終而死生之念息矣

人無善無不善而人以爲善以爲不善不知其同也旣得其同故善者擇而從之善固善矣不善者改之不善者亦善矣

吾之本性未始有物不知性者獘獘焉取而為之愈為愈敝舜禹知之立於物先而不以物易巳終日為未嘗為終日言未嘗言方其有為非我之為故為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故功成而不居此其有天下而不與也

意者七情之根情之饒性之離也故欲滌情歸性必先伐其意意亡而必固我皆無所傅此聖人洗心退藏於密之學也曰聖人無意則奚以應世曰聖人應世非意也智也意與智奚辨乎曰於意而

離意意即智矣以智而爲智智亦意矣染淨非他得喪在我如反覆手間耳

斯爲何物未信何繇未信而夫子悅之何故此學者所當深疑也學必始諸信不信則不能一故信者道之毋也夫語則一人也默則一人也靜則一人也動則一人也斯不一矣信有真理而不信無理之不真信有真淨而不信無垢之非淨信有一我而不信六極無之而非我信有一心而不信萬物無物而非心斯不信矣不一則不可強一不信

則不可強信惟知性者能之

世之噉名者毋論矣或惡夫名而避之斯其噉名也不彌甚乎王摩詰云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名無所著也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蓋離身而反詘其身知名空而乃不辭其名也

性道一耳孰爲性孰爲道孰聞性道故可得而聞猶成二也不可得而聞乃眞聞也噫世知性不可得而聞惡知夫文章不可得而聞乎知文章不可

得而聞則文章固性道也

清者患其無容夷齊不念舊惡則清而容物者也性者我之故物也溫之而不使冷之則新知日起新非離於故也性本日新不溫則不知其新日溫日新而取之左右逢其原師資之具也故可爲人師

孔子見南子諸陽貨赴公山之命從佛肸之召所謂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也

王剛中曰道無邪正自正人視之天下萬物未始

不皆正自邪人視之天下萬物未始不皆邪如桑
中墻有茨東門之枌之詩具道閨房淫泆之事聖
人存而不削者以其一念自正也有學道者久未
有得一日聞市倡之歌而大悟聽人之言一係乎
心術如此剛中之言非但見詩人之心思不及於
邪亦示讀詩者之心術當依於正耳

禮者體也仁不可名而假於禮以名如易之天則
詩之物則皆名也我有此禮而已見生焉則岐克
之所以還於禮也顏子之不遠復也仁以天下爲

體孰爲仁又孰歸仁蓋岐於己則天下外矣克夫己則天下歸矣歸卽復也克己矣而又言由己何居己之爲己無不由而有己者恒失之故克己斯能由己也關尹曰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禮無體也有己非禮矣視聽言動而勿於非禮卽爲復禮非己克而更有禮可復也子瞻云如人病眼求醫與之光明醫曰我但有除翳藥無與明藥明如可與還應是翳由此言之世之求明而得翳

者豈少也哉

載道必以器不重不威謂之固非其器也學則不固矣而學之自忠信始忠信者無心之謂措忠信於波流之中而懸水不能溺主忠信於客塵之中而人僞莫能膠君子所以造道也

終日不違如愚悟之以默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發其所悟也夫子退而顏子能發明之以曉人此其得之而門人日親也歟如云以身發其蘊則不俟退省然矣

漸菴先生曰人性本直因而遂之則爲剛彼挾用剛之心者欲而已欲豈剛乎學者知欲與剛之辨可與言學矣

孔子於知不知曰是知也於每事問曰是禮也則孔子之爲聖可知已世乃謂一物不知儒者之耻而相尋於博物其耻尚失所如此

晏子曰唯禮可以爲國是先王維名分絕亂萌之具也定公爲太阿倒持之君故欲防之以禮三家爲尾大不掉之臣故欲教之以忠

微生名畝字高漢古今人表晉郭子玄皆言即尾生者也生以直信立標其固甚矣然能乞醯以通鄉鄰之窮則亦不專於直也故夫子善之

無出不由戶之人亦無不由道之人人自不知耳孟子言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是也若道可莫由曷謂不可須臾離乎

天下多吝與貪者唯惡夫吝與貪也故見予若辭者輒相與多之而不復論其當否如此則辭予常居其是受取常處其非而道爲有方之物矣夫子

恐二子之病道也故代爲權之令以繼富者移之周急以九百分之鄰里鄉黨然後知聖人爲化工之賦物而有心如二子者不足爲也

禮者心之體本至約也約不可驟得故博文以求之學而有會於文則博不爲多一不爲少文卽禮禮卽文我卽道道卽我奚畔之有故網之得魚常在一目而非衆目不能成網人之會道常於至約而非博學不能成約

邵堯夫曰孔子贊易自伏羲祖三皇也序書自堯

舜宗五帝也刪詩自商湯于三王也脩春秋自魯
隱孫五覇也葢六籍雖舊而一經刋定萬世與日
月並懸其事雖述而功倍於作豈虛言哉老彭王
輔嗣楊中立皆以爲老聃也三教論云五千文容
成所說老爲尹談述而不作則老彭之爲老子其
說古矣
君都而臣咈彼吁而此俞虞廷之和也以能問於
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孔門
之和也曾子在孔門爲最少此葢於師友散亡而

追歎當時相與之盛耳
禹以克儉名然於神未嘗不盡物於民未嘗不盡力也倘一以儉行之則韋布之素規非帝王之盛節矣
非無隱也欲隱之而不得也非以行與也欲不與而不能也舉足下足無非道場一欬一吐盡成法妙此豈可以名理求言思測哉學者真知行之一字則六經爲筌蹄千聖爲過影釋氏之棒喝猶屬不親老聃之徼妙皆爲餘食矣

問上達下達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二物也君子見性故不得有但見其道而不見其器小人執相故不得無但見其器而不見其道君子上達故大道可受而以小知囿之則非不器之大道小人下達故小道可觀而以大道畀之則爲無忌憚之中庸

父在觀其志而善繼之矣父没則觀其行而善述之此無改於父道也豈必終身哉卽三年能此亦可謂孝甚言無改之難耳所謂爲人子者無以有

已也

人之於道以憤悱而通如之何如之何者憤悱之象也不如此即善啓發如聖人亦無如之何矣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魏伯陽曰千周萬徧兮爛份份其可覩鬼神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噫非嘗困衡於心者惡能味其言哉

凡學之難難於知也知及之夫巳豁然還於性矣自此徹始終也則曰仁徹內外也則曰莊徹巳人

也則曰禮皆智也一智而三言之何居夫子虞人之弗徹而幾其徹之也故丁寧之耳

禮言事親左右就養無方事君左右就養有方無方者左若右無不當為也有方者左若右有定位也遊必有方者豈在親之側養必無方而遠遊去親則凡逆為之計者當有定所歟

夫子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又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一置心於無用一用其心於不善同歸於難而已

易曰見惡人以避咎也公山佛肸之爲人何如哉峻拒之未必無以召咎故曰欲往聊示其心之無繫如乘桴浮海云耳于路者聞乘桴則喜聞之公山則不悅見形而不及道固未易得聖人之趣也君子不處非道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不去仁也藉令其去此何名君子乎非君子不去仁也仁自不可去也終食之間造次顛沛之際皦者莫措其手智者難置其思而仁在焉惟君子自知而自信之斯謂不去耳於此不去而以意爲仁爾爲之

而彌遠日下孤燈能無失照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之爲言至也止即易之
止其所書之安汝止也人性自止而自昧之唯當
父母之喪天崩地陷焱且不知而奚他意慮之有
故致乎性之止者莫明於此蓋哀慟已極而不可
謂之動也原壤登木之歌乃反而用之彼自以爲
不動而不知其動也彌甚故孔子名之曰賊噫斯
非知性者未易辨也
楊敬仲曰孔子但言憤不言所憤者何但言樂不

言所樂者何而繼之曰不知老之將至嗚呼至矣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今孔子而有知其憤樂當不能以終日況老其身乎人心卽道無體無方其變化云爲如水鏡之畢照而非動也如四時之錯行而非爲也世以其無不覺也名曰心而寔非有可指可執之物也以其無不通也名曰道而寔非有可指可執之象也肫肫浩浩非思非爲無始終無生死無古今故不知老之將至嗚呼至矣文王之不識不知顏子之如愚子思之無聲無臭孟

子之聖不可知知皆一轍耳

心本無怒動乃有怒心本無過動乃有過顏子怒不遷而常止過不貳而常一旋覺旋消不動如故不動則心尚不有怒與過其奚著乎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顏曾爲一道也

素以爲絢兮言巧笑美目素也而文在焉子夏蓋知文質之一也子夏雅聞一貫之説乃能及此夫子曰繪事後素則非其心矣故曰禮後乎疑不可

以禮為後也他日斥子游本末之論意卽如此夫子夏蔽於文夫子示之以質乃子夏之論又超焉安得不深喜之曰啓予者非發夫子之所未知發夫子之所未言耳

伯氏有罪管仲奪其邑三百而能使無怨言非罪當其情有以深服其心如此乎孔明令廖立垂泣李嚴致死得此道矣習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鑒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蓋謂此也

學之爲言覺也覺則其習也時時斯悅矣不覺則其習也勞勞斯苦矣老子曰絕學無憂易曰不習无不利蓋無學之學聖學也不習之習時習也無悅之悅眞悅也苟離性而爲學刓方爲圜以皃企寉悅其一 廢其百作於此輟於彼憂不可勝窮矣惡乎悅有朋自遠方來者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舉夫人之桎梏而蟬蛻之朋之樂我之樂也但性無聖凡根有利鈍其有未知者吾姑俟之而無慍焉要以覺之而止此君子一 體萬物之

學也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蓋非硜硜
善其身而已者故曰學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學爲
師也楊朱學道於老聃不可謂錄錄者矣乃不欲
損一毛利天下知有已而不知有他也知天下未
始有一物而不知天下未始無萬物也知靜而不
知動也則小人而已矣故孔子於樊遲而小人之
於子夏而小人儒之凡以徹其蔽而還之性耳噫
自世亡大人之學而小人者遂以述於後世論語
一書首尾必系之君子獨無意乎

漸菴先生曰黨者意之所向也仁體虛明本無一物奚過之有唯意各有向而過成焉一塵棲心則羣有橫生矣穅粃迷目則四方易位矣甚哉偏黨之爲累也君子觀意欲之一偏爲過則知意欲之不作爲仁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王道者仁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禮老子豈不知禮之卽道顧離而言之哉世方執名義膠器數而吾指之曰非道與其進而求之也求之

而有契然後知禮外無道道外無禮經曲非粗性
命非精而名義器數舉不足以礙之矣世儒知禮
而不知和莊列之所鄙也故曰彼惡知禮意以彼
知和矣而又礙於禮則是非貞和也豈有轉徙恣
睢流蕩之塗而可長行者乎以此爲道亦老聃之
所痛也微獨有子而已
子文文子其行卓矣而夫子不許其仁非忠淸之
未至也以其未知也未知而君子之道鮮矣夫知
之則伯夷之淸柳下惠之和皆爲聖人不知則子

文之忠文子之清秖爲百姓故知之於人急也

道不可名也而人強名之唐虞曰時疇咨若時惟時惟幾若不在時是也孔門曰斯吾斯之未能信斯焉取斯斯是也然信之在我非恃道而豐成之在人非望道而歉各自足而已

舜之治天下其爲夥矣然謂之無爲而治者爲而未嘗爲也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呂氏春秋曰因

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皆善談無爲者也豈古之遺言二子得而聞之故耶

曾子三省自問心之詞人心雖靈而若不自覺故常提撕之云爾或曰聞道者無所事省曾子之三省殆未聞一貫時歟曰曾子而知一貫也雖萬亦一也三奚病焉不然即內守幽閒猶然法塵分別影事耳非真一也且聞道者而惡於省也則道果

塊然無知者乎巽曰夫子示曾子曰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道非德不尊德非道不明又曰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然則世之自詭於知道而德不脩者皆孔曾之弃也

孔子曰主忠信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人人有此忠信而不自知其爲主人人有此忠恕而不知其即爲道舍無妄而更求是自成妄也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夫門人疑一貫之說如繫風捕

影之難而曾子斷斷然以忠恕盡之然能直信曾子之言者誰乎楊敬仲曰夜半爨火滅飢者索食對燭而坐不知燭之即火也則終於飢而已忠恕之論燭喻也

人施詐不信於我常情必億逆應之而億逆每忒失不億不逆而亦能先覺此人心自有之明不必聖人也而人率以意失之惜哉蓋此心之覺自神自明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吾能不以億逆亂之斯賢於人耳非賢其覺也賢其不以億逆亂吾覺也

余語傅廷尉曰人檢括其身不令多過如欲爲司馬溫公徐仲車之流則可矣若以進於聞道之君子則未也傅曰孔子不言居處恭執事敬乎余曰孔子於樊遲非惡其不恭而誨之恭也以其不知仁而因事以覺之也蓋不知恭卽仁則有恭有不恭知恭卽仁則無之而不恭所謂雖之夷狄不可弃也不可弃者卽道不可須臾離之謂也

昧道者務多知道者弃多忘道者不厭多何者知多之不爲礙也然此非太宰所及也彼以夫子多

能輒疑其非聖亦知用心於約矣故曰太宰知我乎知多能以少賤之故則以多求道非其路也其統之有宗其會之有元何多之有乃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則異此矣故充太宰之見則一塵可以蔽天一芥可以覆地也況於多乎充黨人之見則游之乎羣數之塗而非數也投之乎百爲之會而非爲也無成名者乃其所以大成也歟夫太宰得於一而以疑夫子之多黨人得於多而不以妨夫子之一合二說而聖人之道愈

以發明於天下則二子者皆非凡流也已
不由徑不私謁細事也而以槩滅明之平生子游
之知人蓋有道矣漢人云捷徑邪至吾不忍以投
足于進苟容吾不忍以脅肩語本諸此史傳滅明
狀貌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以受業退而
脩行名施乎諸侯子游所舉二事其脩行之占與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汝中曰過者無心之失也
安於過而不改則謂之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
小此其辨也過可以善補而復有心之故則必華

之而後復於善易曰復剛反也革去故也夫鼎之實雉膏以其空也有物塞之則否必顛以出其否而復歸於空斯乃无咎革復之義也

春秋之時有以堅白鳴者此硜硜自好者也孔子無可無不可豈爲之哉夫有堅必有磷今不曰堅矣我無以受磨而奚磷有白必有緇今不曰白矣我無以受涅而奚緇蓋聖人無成心要以有濟而已若抱堅白之空名而一無裨補則是匏瓜之繫而不食者耳匏瓜星名繫卽日月星辰繫焉之繫

匏瓜本可食此則徒有其名而不食如詩言維南
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者也
匏瓜說見應柳之天文圖

蔡雝正交論云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
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教之以
距人師也褊故教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
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

顏子之學求之屢空而子貢以多學而識失之子
曰女與回也孰愈欲其自反也乃曰回也聞一以

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其知識多寡之較猶然賾賾耳故夫子曰弗如也言其眞不如顏子非許之也陸子靜曾論此有門人曰爲是尚嫌少在味其言可謂妙得聖人之旨矣

我有一端之學而人與我異此異端也今懵不知學而指他人爲異端如露處而譏人之宅爲不美也善乎王汝止之言曰同乎百姓日用者爲同德異乎百姓日用者爲異端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爲何物耶姑無急異端之攻也

疏水曲肱簞瓢陋巷孔顏之阨窮抑已甚矣一則曰樂在其中一則曰不改其樂此豈勉強以蘄勝之哉勉強不可以言樂勉強不可以持久則孔顏之爲樂必有以也周茂叔嘗令二程尋孔顏樂處非求之孔顏求諸己而已矣或曰吾方憂之冲冲也何樂之可尋曰但諦觀憂來何方作何形相所依既不立能依何得生當體全空豁然無礙則轉憂爲樂在瞬息間耳

老子曰道生一當其爲道一尚無有也然一雖非

所以爲道而猶近於本多學雖非離於道而已涉於末二者則大有間矣雖然此爲未悟者辨也學者眞悟多即一 即多也斯庶幾孔子之一貫者已

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即其言而並觀之則學之所重輕見矣奈何文滅質博溺心者衆也淮南子曰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蔽其玄光而求知於

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噫世之言學而不蹈此者幾希

道不可知求之者爭爲卜度皆孔子所謂億也毋論億而弗中中亦奚益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存玉卑之存石存瓦是乎非是乎唯置物者知之噫藉令覆盂之下而無所置也射者不爲徒勞乎一旦徹其覆而親見其無一物也然後知向之金玉瓦石意見棼棼皆爲妄想

世儒類以信言果行者爲躬行之君子而實非也彼以硜硜之小人而欲冐君子之學豈知其方圓氷炭不相若乎唯視聽言動默爾證眞行住坐臥寔焉生覺知大身爲非身悟形色卽天性斯孔子所謂躬行者也然則何言未之有得曰躬行者無所爲無所執又何所得乎是未得乃眞得也然則信果可盡廢歟曰知道者卽信果無非躬行何可廢也關尹曰聞道之後有所爲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爲無所執者所以之天抑孰知爲之爲無

爲執之爲無執也耶知爲而無爲執而無執故人即命曰天

子貢以博施濟衆爲仁是求諸事矣事非所以求仁故夫子曰何事於仁以事求仁雖聖如堯舜不能無病故莫若求仁於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心也自心之無動搖也謂之立自心之無窒礙也謂之達己欲無動搖亦欲人無動搖己欲無窒礙亦欲人無窒礙以此爲施其示教人以善者萬萬不侔況夫分人以財者奚足言哉

天竺書言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若人以四句偈爲他人說其福勝彼卽此意也學者未造於此當近而取譬取譬者參合於心如云如之何如之何也亡何豁然還其本真則立達之妙天然自足不假外求而仁全矣何者人心自立自達所謂仁之方者一明之而已非有加也

孔子言巳空空無所知唯叩問者是非之兩端而盡言之舍此不能有所加也蓋孔子自得其本心見聞識知泯絕無寄故謂之空空然非離鄙夫問

荅問也淨名云言語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無離文字說解脫相世人作無着任緣之解既墮邪觀起寂然冥合之心亦存意地於本地風光有何交涉昔有學者問於師曰不作意時還得寂然否荅曰若見寂然即爲作意噫此空空之妙詮也

見大賓承大祭與施諸巳而不願此其心豈窮索而獲哉吾所自有也反而得之則出門使民與施

諸人者無之而非是奚怨奚弗怨何也舍其心而外索故施而不應斯怨怨斯弃是心也吾之自有猶食焉者之自飽也何與於人而冀人之應爲知此者可以識仁可以明學

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孔子學於古聖人詳矣此獨言文王者何居胡正甫曰詩稱文王功業極於光顯乃語其德之所紐特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於岸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孔子之空空

而毋意必固我殆默契於此也子思作中庸明家學亦咏嘆於詩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意亦可見已故法言曰仲尼潛心文王矣達之顏子潛心仲尼矣未達一間耳志於道者舍孔顏所學而弗求則何求哉

克伐怨欲不行焉夫子嘆其難不許其仁世謂不行爲守仁爲化由守斯可化殆非也率是道也如靈龜曳尾於塗拂迹迹生而豈求仁之路哉語云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倘

情者絕之始萌也然制情情存第不造於惡而已忘情者情未萌也情既不萌忘何所忘情忘心空道將來羿斯孔門之所謂仁耳

## 讀中庸

中庸一書孔氏之微言也而解者多失之不知以中庸釋中庸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釋天命也自誠明謂之性釋率性也自明誠謂之教釋脩道也何謂於穆蘇子曰天也者非人之目力所可至也目力之所極蒼蒼耳蒼蒼耳故謂之玄此命之說

也居見聞之地卽見聞所不及處思爲之際卽思
爲所不到非於穆而何故曰不睹曰不聞曰隱曰
微曰未發誠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率其性而不
動於情則爲道誠者天之道也誠明者也脩是道
而歸其本則爲教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明
誠者也然則率其性斯道在矣而戒愼之恐懼之
何居曰性之靜非離情以爲靜也而不知性者常
倚於情夔夔齋栗不敢維一縣焉所以愼之也愼
獨矣而必系之喜怒哀樂者何也曰聖人獨能無

情哉喜怒哀樂雖其憧憧焉皆未發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是也不然即撥喜怒哀樂而去之不得言未發也首楞嚴曰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是也曰動於情矣而欲以之性則何居曰未嘗動也而夫人妄以爲動知其未嘗動也情亦性矣何也水可爲波而波未嘗不水也性可爲情而情未嘗不性也噫非知性知天之君子孰能辨之

中庸之言中猶論語之言仁也子思特異其詞曰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則可覩巳成性存存無方無門故謂之中肫肫也而待衆形之雕淵淵也而供萬有之酌浩浩也而中一曲之用故謂之本循性而動其動也止故謂之節不處聖而增不在凡而縮不此遁而彼塞故謂之達

中和何以言致也曰中和性也而無以致之則遠覺之所以至之也兵法曰致人而不致於人此其喻也致虛致道致曲皆至之也曰中和也而待致

乎曰中和而惡於致也則道何以言脩哉致與脩非力之也覺而反其本之謂也故不行而至斯眞致矣無所脩之脩斯眞脩矣易曰知至至之此之謂也

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何也曰是性也其在上則名天其在下則名地其中處則名萬物皆我之性也人不知性所謂肝膽楚越也而惡乎位且育之人復其性所謂宇宙在乎手造化生乎身也而惡乎不位且育之蓋有方則封畛立有體則小大

生神無方故彼即我我即彼也易無體故小即大大即小也未嘗分異隔閡而自然達乎神明盡性之極也

薛君采曰中庸精義盡之首章矣自此以往則第二義之談也曰非然也喜怒哀樂皆性也舜之孝武王之征伐周公之制作九經三重之施爲皆喜怒哀樂也而惡能淺深之子思亦虞人之異觀之也而發其端曰費而隱費非待隱而立也隱也者言乎費之妙也彼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若言

其一實不免於二之矣

中庸其至矣乎可以知知非至也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可以能能非至也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非聖人不能知不能能也中庸不可能聖人亦不能之也不可能則爲至道不能之則爲至德以至德凝至道冥其情以反乎中之謂也曰道果如是至乎曰此非予言也固子思之言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當喜怒無喜怒當哀

樂無哀樂也僧肇云知惱非惱則惱亦淨以淨爲
淨則淨亦惱知惱之非淨卽知發爲未發可以觸
類而通矣

或疑致中和何以天地位萬物育余曰天地萬物
自位自育中和未致者以爲不位不育淨名經舍
利弗言我見此土丘陵坑坎荆棘砂礫穢惡充滿
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
爲不淨耳譬如日月豈不淨耶而盲者不見是盲
者過非日月咎衆生罪過不見如來佛國嚴淨非

如來荅又云譬如諸天共寳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飯豈有異異異自月天耳

讀孟子

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蓋迷悟悉空法塵俱淨非限量之所及豈言論之能詮善乎陸子靜之言至是雖夫子亦不能逃於曾子矣臨濟初覩黄蘗如登天也一見大愚輒曰由來黄蘗佛法無多子至此黄蘗亦不能逃於臨濟故也

孟子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又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孩提之童與赤子異赤子始生塊然純樸非無天地萬物而不知天地萬物識未生也孩提之童則知識生混沌鑿矣大人知識千轉萬變而不失赤子之心處弱喪而得大歸者也老子曰如嬰兒之未孩又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皆此意余童子時家有一書專論未發之中髣髴記其二語曰赤子是未發孩提則已發當時深疑之迨今始得其解然不記爲何人書矣

問赤子無知何以應務曰應務不賴知也莊子注云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知以制之哉世人不知知之自知又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又爲見以見之皆附贅懸疣也列子云仲尼能廢心而用形夫能廢心而用形者其惟赤子乎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天卽清淨本然之性耳人患不能復性性不復則心

不盡不盡者喜怒哀樂未忘之謂也由喜怒哀樂變心爲情情爲主宰故心不盡若能於喜怒哀樂之中隨順皆應使雖有喜怒哀樂而其根皆亡情根内亡應之以性則發必中節而和理出焉如是則有喜非喜有怒非怒有哀樂非哀樂是爲盡心復性心盡性純不謂之天不可得已

問夜氣曰頃萬純初訪余僧寮閒談向夜留不能去時春雪生寒僮僕靜默因誦王摩詰之語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鐘相閒眞當日

事也久之雨聲暫歇賓主嗒然茗冷燈殘形骸忽廢故知善言未發者無如孟子矣問平旦之氣曰人之旦也一夢甫終諸緣未始靈臺恬曠虛白自生非息之以夜能有是乎學者於此瞥地一下何事不了樂天詩所謂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也

子庸有云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之名孔子也但可爲孟子自道之言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曾子之名孔子也但可爲曾子自道之言或疑之余曰言高則遺下聖人之道無高言

淨則遺垢聖人之道無淨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唯心之謂與夫操則存舍則亡者非貴操而賤舍也言其無所容操也出入無時者非言出入也言其無出入之時也是心也欲爲之操舍不可得欲求其存亡出入不可得則唯有莫知其鄉而已矣莫知其鄉即莊子所謂無何有之鄉也知其爲安身立命之處而棲志於是斯妙於存心者已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可以踐形形性豈二

物哉知形之非形則形色即天性耳莊生曰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猶二之也至言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巳無巳惡乎得有有則求其爲巳了不可得形性其奚擇乎

焦氏筆乘續集卷一